

白隐禅师（上）

2014/7/12



白隐禅师画像

有位高人说：修德的最高境界是忍辱负重。确有人达到了这样的境界。

日本有个白隐禅师，有一对夫妇在他居处的附近开了一家食品店。这对夫妇有个漂亮的黄花闺女。后来店主夫妇发现自己家女儿的肚子慢慢大起来了。她还没有对象，更没有结婚呢，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父母因此非常震怒。父母一再逼问她，女儿起初不肯说出那个男人是谁，最后终于说出来，说那人是白隐禅师。

店主夫妇怒不可遏，寻找白隐禅师论理。但是白隐不置可否，只是若无其事地答道：“就是这样吗？”

店主的女儿生下的婴儿，就被送给了自隐禅师。这时候，白隐名誉扫地，但是他无所谓，只是非常细心地照料孩子。他向邻居乞求婴儿所需要的奶水和其它的用品，当然常要遭遇到白眼，或是冷嘲热讽。白隐却总是处之泰然，就仿佛他是受托养别人的孩子一样。

事隔一年后，这位没有结婚的年轻妈妈，终于不忍心再欺瞒下去了。她老老实实地向父母吐露真情：孩子的生父是在鱼市工作的一名青年人，

她的父母立即将她带到白隐那里，向他道歉，请他原谅，并要求将孩子带回去。

白隐仍然是淡然如水，他没有表示，也没有乘机教训他们。他只是在交还孩子的时候，轻声地说道：“就是这样吗？”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事；即使有也像微风一样吹过耳畔，霎时即逝。

白隐禅师，是位生活纯净的修行者，因此受到乡里居民的称赞，认为他是一个可敬的圣者（张掌然编著《交际艺术品评》）。

这则故事很耐读，白隐禅师本是清白之身，却一而再、再而三遭遇到突如其来的诬陷和污水，一是置他于“死命”的“通奸”之事，二是把孩子推给他养，三是在屈辱中挨家挨户地乞讨奶水和用品。对于一个禅师来说，这一切何异“天崩地裂”一般使他名誉扫地，狼狈不堪。然而，他真是修炼到家了，受人诬陷，泰然处之，一再蒙辱，不屑争辩……真是老子所说灼“大白若污”了。

无论是受诬陷，或是“平反”时，还是受到人们的尊重，他都是我行我素，安然恬然，这不就是“宠辱不惊”吗？整个过程中，无论理解他，还是不理解他，他只是淡淡重复地说了这样的话：“就是这样吗？”这又真是如老子说的，“道之出口，淡若无味”了！我们可以想到，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是洗心易虑，涤除玄览，忠厚自重，耻言人过，何等深厚的修养，何等年深月久的修养。

再看那店主一家，女儿由忍心诬陷别人，到不忍心而说出真相，是禅师给了她转变的勇气和力量，是善人让她的良心重新发现。这一过程也深刻地教育了她们一家人和同乡的人。

唐朝高僧寒山与拾得两人曾有这样的对话。

寒山问：“世人谤我，欺我，辱我，笑我，轻我，贱我，恶我，骗我，又如何处之？”

拾得回答：“只是忍他，让他，由他，避他，耐他，敬他，再过几年，你再看他。”

——摘自姚淦铭著【再说老子与百姓生活】

附录：

一、人物简介

白隐慧鹤（Hakuin Ekaku, 1685-1768或1686-1769），日本僧人、艺术家和作家。人们通常尊称其为“白隐禅师”。

白隐慧鹤，出生于江户时代中期，是佛教里临济宗的中兴祖师，被誉为“五百年间出的大德”。白隐慧鹤喜近大众，不以地位身份来说禅，他的禅是民众化的禅。意志方面，他却是个坚毅的人，禅风峻烈，有不容易接近的地方，反而皈依者众多，许多俗人来参学。他对于临济禅的复兴业绩昭昭，是日本佛教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禅师。

白隐禅师别号鹤林、谥号慧鹤，骏河国人，1699年在乡里的松阴寺出家，十七岁其师单岭圆寂，随后即游历诸国，并曾师事沼津大圣寺的息道、美浓大垣瑞云寺的马翁以及伊予松山正宗的逸禅等。后于1708年又到越后高田的英岩寺修行。当时白隐禅师以为已经达到开悟解脱的境界，而感到非常得意自满。直到一次

偶然的机缘下认识了信州饭山的正受老人（道境慧端，1642-1721），才慢慢地从参禅之中，了悟自己的慢心，并加以彻底反省改过，终于如实地达到大彻大悟之境。大悟之后，他仍然留在正受老人之处，学法八个月，才离开信州，继续他的云水生涯。

禅师五十岁至八十岁，弘法于关东及中部地方。八十岁示疾，后事托于弟子遂翁。又以东岭、遂翁、大虫、苇津等诸弟子的协助，开大法会，集众七百余人。八十二岁恢复康健，经过箱根至江户，教化多人。八十四岁元旦，祝词云：“逍遥龙泽最峰顶，今晓特张旧厚颜；八十老僧正逢岁，生僧只手音声关。”

“三日前不能予知病人之死者，不是良医。”可是他自知了，十一日晓天睡着，忽然大叫“咩”的一声，而逝。

由于白隐禅师不慕名利，所以终老都住在乡下的小庙里，以写作和说法来，渡化众生。他的著作有《语录》（一〇二卷）、《槐安国语》、《远罗天釜》、《夜般闲话》等等。在他的自传《壁生草》一书中的水墨插图也展现禅师个人的独特的意境。而他的门下如东岭圆慈、峨山慈掉等，更是个个才智出众。

二、生平事迹

有一则家喻户晓的关于天堂地狱的公案，就出自白隐禅师之处——日本著名的武士信重惑于天堂地狱之说，特向白隐禅师请教。

信重问：“真有天堂和地狱吗？”白隐问他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一名武士”，信重颇为自傲地回答。白隐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武士？看你的面孔和乞丐有什么区别？”信重听了，气得拔出剑来！

“地狱之门由此打开……”白隐缓缓说。

信重心中一震，当下有所悟，遂收剑向白隐深鞠一躬。

“天堂之门由此敞开……”白隐欣然说。

历史上对于白隐禅师大彻大悟的公案有许多非常详尽的记载。

三、大彻大悟之大道

十五岁即入佛门的白隐禅师，就在十九岁那年，因为一个修行的疑问百思不得其解而深感苦恼。这个疑问就是有关中国唐代高僧岩头和尚被盗贼斩首的传说。

岩头和尚生前经常对弟子们说：“当我死的时候只有一声哀鸣。”果然，当盗贼要砍下岩头和尚的脑袋时，只听到他大叫一声，据说声传数里之外。白隐禅师对这个传说感到纳闷。如果连岩头和尚这样的高僧都无法避免被盗贼斩首的厄运，那么大概自己也难逃地狱果报吧？想着想着，竟然在心里浮起了想要还俗的念头。

然而——不久之后，他遇到了美浓瑞寺的马翁禅师。这天正值瑞寺，定期晒经书的日子。

白隐禅师于是在马翁禅师面前下了一个赌注。他将闭着眼从这数百本经书中挑选一本出来。如果选中的是一本儒学经典的话，他就要立志成为一个儒者，反过来说，如果是一本佛经的话，他仍然在佛道上修行。这就是他的赌注。

我们常常会问：“这样好吗？还是那样好呢？”而在心中犹豫不决。从小处而言，例如今天中午该吃烩饭好呢？还是吃拉面好呢？从大处而言，例如该向公司辞职好呢？还是留职好呢？乍听之下似乎吃饭和辞职与否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，但是其中存在的迷惑性质是相同的。

因此，在迷惑的时候如何是好呢？这时我认为与其进退两难犹豫不决，不如以抛掷钱币或骰子的方式，来作为取舍的标准。

可是问题又产生了。“等等，再丢一次看看吧！……”如此这般地对于结果不能下决心去实践，反而只有使事情更陷于难以取舍的困境。可以说，这样的人是最为优柔寡断的。

人的一生只能活一次，所以无法事事随心所欲，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。得不到的东西愈是贪求，就愈增加内心的痛苦，结果徒劳无益。

因此，奉劝各位最好在下赌注之前，就必须先死了一条心。如此一来当骰子掷出后就不会发生“等等，再试一次吧！……”这样犹豫不决的事情。可以说难以取舍是因为不能断念的缘故。

“息心断念”这句话在佛法中还有“了解真理”的含意，向一对痛失爱子而终日哀声叹气的夫妻，说明人死不能复生的真理，使他们明白而断念就是一个例子。

所以，当一个人心中的贪、瞋、痴等念头消失，也就等于已经开悟。因此白隐禅师的赌注，其实含有无限的禅味于其中。

那么，赌注的结果又如何呢？

白隐禅师选中了一本名为《禅关策进》的书，很明显，这是一本禅书。乃是中国明代的袞宏编纂的一本综合了禅宗祖师传记、语录以及种种学禅者读的经论总集。

“赌注”虽然是从一“偶然”中求得结果，但是如果下赌注的人早已断念（觉悟），那么这里“偶然”也将成为“必然”吧！白隐禅师应该早就有这样的觉悟，所以他可以毫不迟疑地毅然向禅道上努力迈进。也由于这次的赌注，才得以造就一位伟大的禅师。虽然故事颇富戏剧性，但也令人不由得替他捏了把冷汗。

白隐禅师与正受老人的邂逅也是属于一次偶然的机缘。当时二十四岁的白隐，正是生起强烈的慢心之时。在越后高田的英岩寺里，白隐废寝忘食地精进坐禅。某夜，当人入定之时，因为听到远处传来的钟声而豁然“开悟”。他当下不假思索地大叫：“岩头和尚依然健在！”

岩头和尚是我们在前面提过的唐代高僧。这积存在他心中数年之久的疑惑顿时烟消云散。不！应该说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。因此他很自责地说：

“三百年来未有如我一般痛快的了悟者了！”

这样的口气宛如一个山寨首领一样。这可以说是一种大我慢心的作祟。然而，就在白隐禅师生出这样的骄傲之心时，又让他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认识了一位名叫宗格的游方僧。从宗格的口中得知信州饭山的正受老人，于是便动身前往信州。

白隐初见到正受老人之时，一面陈述自己的见解，一面摆出了一副了不起的模样。正受老人对白隐陈述的见解，毫不客气地以左手做出凌空抓取然后丢弃的动作，说道：“简直是一堆狗屁不通的东西。把你真正看到的东西拿出来吧！”

说罢，又伸出了右手接着道：“如果有的话就吐到这里来吧！”白隐禅师做出呕吐的动作。

老人马上又接着道：“如何见得赵州的‘无’字公案？”白隐禅师一说完，老人随即用手捏住白隐的鼻子用力一拧，然后拉着一边转圈子一边说：“你的‘无’我还是可以抓得到啊！”老人一语道出了白隐的贡高我慢。

正因为这次契机，白隐遂留在老人身边学法。老人形容白隐禅师是“狗屁不通的死禅和”，丝毫不加以认

同。白隐就这样常常被痛斥得体无完肤，一边展开他的精进苦修。

有一天，当白隐外出托钵，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口。这家屋主拒绝供养，可是正在思考公案话头的白隐并未留意而依然呆立在门口，惹得屋主火冒三丈拿起扫帚猛打白隐一顿，使得他当场便晕了过去。

等到白隐恢复神智之时，已经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了。看到醒来的白隐，正受老人即说道：“汝已彻悟了。”

白隐禅师在正受老人处学法，仅有短短八个月的时间，却得以窥知禅的堂奥，可以说如果没有正受老人，就没有后来的白隐禅师。如此看来，在一次次偶然的邂逅里，其实是蕴藏了不可知的玄机吧？

（待续）

（文章来源，地藏论坛）